

粮食调查中的诗意

■ 任天龙

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,描写粮食的诗词数不胜数。诗人们有的从事过农业生产管理,有的自幼生在农家,耳濡目染,写出无数感人至深的名句。

今天,我们新时代的调查人,在粮食调查中下农田、访农户、看冬播、伴秋收,同样感受到了浓浓的诗意。

“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这首著名的《观刈麦》中,包含了粮食收获和调查时间的知识。作者白居易时任周至县尉。周至地处关中平原,约在6月开始麦

收。白居易写的农历“五月”大致对应公历6月——这正与我们今天小麦收获及夏粮实际产量调查的时间相吻合!

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一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引得千古传诵。这首《西江月》是南宋词人辛弃疾闲居江西时所作。按当地气候,“鸣蝉”时间是公历7月到8月,“蛙声”则会从初夏持续到9月上旬。所以若要同时呈现“清风半夜鸣蝉”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场景,多集中在7至8月之间。而江西双季稻中的第二季水稻,抽穗开花期一般在7月底至8月上旬,正好符合

上述条件。

由此判断,辛弃疾是在7月底至8月上旬感受到了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美景。今天我们在调查水稻面积、产量时,同样是按照本地区时间规律去体验那沁人心脾的“稻花香”。

“雨过疏篱蟋蟀鸣,夕阳西下月初生。乡村风景秋来好,一架新凉话豆棚。罗衣初卸露黄肤,累累嵌成万颗珠。”这首诗是清代诗人王彰在《题画豆玉蜀黍》中所作,“玉蜀黍”就是玉米。诗中玉米收获的季节既是“秋来好”,也有“蟋蟀鸣”。蟋蟀鸣叫多持续至公历10月中旬,而北方玉米一般在10月初

收获,正值蟋蟀尚鸣之时。今天我们开展秋粮实际产量调查,也正是在9月底至10月初。当我们在金秋十月来到田间地头,剥去玉米的苞叶,使它“罗衣初卸”,露出“黄肤”,谁不会感受到“累累嵌成万颗珠”的丰收喜悦呢!

从事粮食调查的调查人们,既感受过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酷暑,也看到过“秋收万颗子”的盛景;既体验过“千畦细浪舞晴空”的丰收喜悦,也见过农户们“玉米收成晒满场”的闲适惬意……浓浓的诗意,始终在千里沃野上伴随粮食调查一路前行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丰台调查队)

黄山云海升

徐午馨 摄



望海潮

■ 李宏

潮涨潮落,潮汕很潮。春节前自长安四千里赶海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,沉醉不知归路。

还记得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”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这些心动的诗文吗?追寻韩愈“路八千”的足迹到潮州,好似步入一片绵绵不断的思念之海。他当年被贬潮州仅八个月,却以民为贵,驱鳄、兴学、重农、赎放奴婢,功绩卓著而千古流芳。人们为了纪念他,将当地的笔架山改名韩山,山下鳄溪改名韩江,另有昌黎路、昌黎小学等韩愈元素随处可见,可以说一个人改变一座城,成为潮州人文先师。有网友道:韩愈的不幸换来的是潮州的万幸,韩愈成就了潮州,潮州也成就了韩愈。

依韩山而建的韩文公祠环境优雅,游人如织,拾

级而上,高山仰止,荡涤心胸。远眺韩江对岸的潮州古城,清晰可见,将两岸相连的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广济桥,全长518米,集梁桥、浮桥于一体,能拆能合,开世界启闭式桥梁之先河,游人到此是崇敬,是膜拜,更是潮流。

潮汕美食花样繁多,汕头杏花吴记牛肉火锅堪称一绝,虽就餐环境因顾客多略显拥挤,但在品质、服务等方面做得很好,连续六年登大众点评必吃榜,火爆程度惊人。食客先在1号位排队领号,再去2号位排队领座号,然后持座号入室点菜。服务员随叫随到,上菜很快,菜盘大小统一,可层层叠放,精细在于每盘菜都注明了涮锅时间,如吊龙、雪花肉涮八秒即食。所食牛肉当日凌晨现宰,牛骨汤底熬八小时。餐馆明档厨房展示切肉工艺,好让大家放心。

全国最大玉石加工地揭阳美村,由多个规模庞大的商贸城组成,道路纵横,店铺林立,各色美玉琳琅满目、晶莹剔透,原料多来自缅甸、危地马拉等,从原石加工、批发零售到配套服务,产业链一应俱全,市场太大了,仿佛

置身于一片温润之海,大珠小珠落玉盘,根本看不完、看不够。村中有夏、陈、洪、林四大姓祠堂,在洪家祠堂与管理人攀谈得知,他们老家多在河南等中原一带,五百年前洪家人因躲避战乱,先到闽南、再到粤东,从事玉加工已百年。每年初六,村里几大家族合办火把节,游客也可参加,规模数万人,颇具影响。他们燃鞭烧香,祭拜先祖,宗族祠堂文化极为浓厚。这些在中原多已消失的东西,在潮汕一带得以发扬光大,想想也不难理解,国人讲究树高千丈、叶落归根,没了根就丢了魂,他们虽远离故土,但不能忘本,便把一些习俗传承至今,体现出浓浓的乡愁和家国情怀。

在春风拂面的汕头街头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英歌舞,忠英、南柱坊、西门女子等几十支年轻的英歌队轮番上阵,人数几十、百不等,一时锣鼓喧天、喊声震天,舞者激情澎湃,铿锵有力,真是又美又飒,感染力十分强烈,与陕北安塞腰鼓异曲同工,各省游客纷至沓来。观演方式一是“守株待兔”,即在某个固定的表演地点如双忠行祠门前,等候一拨拨的演出,需提前占据有利位置,适用于妇孺老幼;二是追星族式,体力好者可跟随一支喜爱的英歌队走街串巷,观一路、拍一路。我们起始“追星”,甚至一路小跑追随,一下子勾起儿时看社火的美好记忆,半途看到舞狮队又被吸引去,后体力不济再守候,兜兜转转几小时,过足了瘾,也是体验潮汕年味一行的最大收获。

■ 王芯宇

父亲总说,他初到吉林市时,松花江两岸还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和低矮的平房,冬天的风格外凛冽。他从温暖的关内来,在这北国江城,用大半辈子见证了一座城的发展。而我,一个生在吉林、长在吉林的“吉二代”,最初并不完全懂得这种选择的全部重量,直到我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肌理。

那一年夏天,我刚大学毕业,背着简单的行囊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越北镇村委会与卫生院合用的平房。土地教给我的第一课是在2013年——国家修路项目启动。作为驻村大学生村官的我握着一盘最原始的卷尺,去丈量127户乡亲的承包地与林地。村书记的话像种子落进心里,“丫头呀,量地这活,差一分一厘都可能影响乡亲们的补偿款,咱得对得起良心。”于是,汗水打湿了我的衬衫,在林地里摔倒的我赶紧爬起来。跟了我两天、始终不放心的张大爷,当看着我沾满泥点的记录本,红着眼圈说“俺信

对故乡的守护

得过”。这份来自土地与乡亲的信任,成了我此后跋涉千里的基石。

2017年,我通过“国考”,走进了国家统计局吉林市调查队的办公室。视野从一村一户,骤然扩展到整座城市的经济社会脉动。面对陌生的术语与庞杂的报表,我像一块重新吸水的海绵,前辈的指点拨开迷雾,“统计不是简单的加减,要算出百姓真实的日子。”于是,田埂上对“一分一厘”的较真,在浩瀚的“数海”里化作了每一个数据源头、每一处逻辑严谨的近乎执拗的坚守。

当我专注于数据分析时,所有的经历,田埂上的泥土、案头的灯光、幕后的事务,都沉淀为宝贵的财富。自2024年起,我将目光投向了家乡蓬勃发展的冰雪产业。从最初聚焦全市冰雪热潮、探讨打造“冰雪吉缘”,到深入剖析“冰雪+”产业链条、建议“高质量发展尚需多点发力”,再到敏锐捕捉新雪季动态、提出“冷资源撬动热潮流”的新观察,我的笔触始终伴随着这片土地蓬勃跳动的脉搏。当这些报告接连获得领导的批示和上级部门的采用时,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工作的认可,

更是一种与这片土地同频共振的深切共鸣。我一个“吉二代”,正用父辈传下的“扎根”精神与新时代的专业工具,参与到故乡焕新的进程之中,为她的每一次飞跃提供着理性的注脚。这又何尝不是对故乡另一种形式的守护?

十三载光阴,从田埂到数海。手中的卷尺变成了光标,记录的账本化作了庞大的数据库。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,是父亲那代人建设江城时沉默的坚韧,是张大爷那句“俺信得过”里包含的期待,是松花江冬日不封冻的执着,也是雾凇凝结时那份纯净的初心。

往后的日子,我仍愿守在这里,看春水破冰,那是数据开始流淌的季节;看夏夜霓虹闪烁,那里面有经济跃动的闪光点;看秋霜染红枫叶,如同报告上勾勒出的产业图谱;看冬雾凝成冰花,那是我守护的人间烟火的至美结晶。在无尽的四季轮回里,我将继续书写一个普通“吉二代”与江城之间,用真实、用理性、用热忱编织的,深沉而澎湃的乐章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吉林市调查队)



春日之镜

马思蕊 摄

风筝旋尾螺

■ 洪宝石裘

最是一年春好处!抬头望天,常常会看到五颜六色的风筝在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地飞翔。碧空如洗,春风袅袅,美丽的风筝给天空平添了几许灵动!

记忆得很远,仿佛回到我的童年。那时我还没读过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那时我常常仰望天空的风筝,心生羡慕,唱起“风筝风筝旋尾螺,掉在谁家屋顶是谁的”(闽南童谣,意为断了线的风筝,一旦飘落到哪家的屋顶上,便归其所有。这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个风俗)。但是站了半天,看了半天,风筝始终在天空悠悠地游荡着,偶有掉下的,却不知在什么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没有现成的,我就决定自己制作。骨架要先定下来,须有很轻的细竹片用来扎骨架,“扎”时要注意对称,左右吃风面积要相当;再在上面糊上纸,“糊”时要保证全体平整,干净利落;最简单最好玩的是制作尾巴,把纸裁成细长条,小心地把头尾粘上变成一个小圈,再把另一张续上,一环一环相扣,串成一长条,起飞时长长的尾巴随风摇摆,猎猎飘扬,甚是奇妙。最后,系以长线,那是绕在谁家的小轮子上的长长的结实的细线。我们的风筝是粗糙的,但已令人期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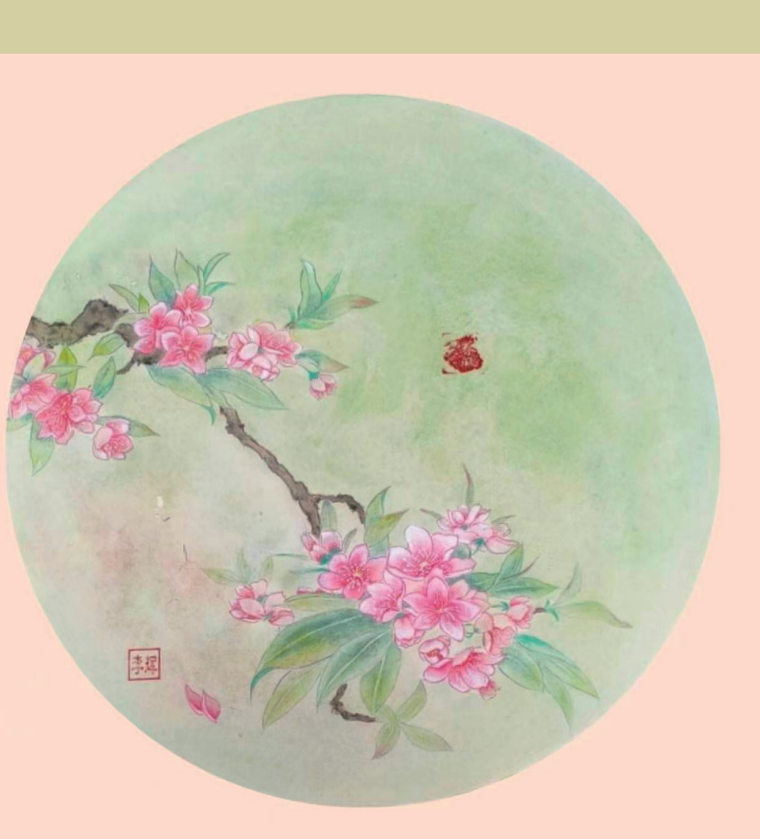
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,紧紧地拽着风筝架子的中心点,台阶下的小伙伴手里紧紧地拉着风筝线,我们在等待风起的时候。起飞可是很沉重的,很多人站在台阶下看着呢。风来了,就会听到一声:“放!”我把手一松,放风筝的人就拉着线往前跑。我们都跑起来,喊着、笑着、跑着,然而,很快地,后面笑成一团——原来是风筝早就栽下来了,放风筝的人还不知所以拖着线满地跑。

若连续几次都放不好,就要寻找问题所在。如果不是因为风向问题,不是因为放风筝的方式不对,就要在风筝上查找原因。或是因为不平衡,架子偏左了偏右了,就要进行调整;或是太重了,纸太厚或竹片太大,就要重新换上。甚至,尾巴太长了或是太短了……我们认真地耐心地围着风筝转,调整、修理,一心想让它高高飞起。

记忆中能顺利飞翔的时候并不多。若能持续高飞一程,大家都非常开心。可总是很难,好不容易飞上天空,大家正仰面望着,它却“豁喇喇”飞走了,一会儿只剩一点影子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不见;也可能挂在电线上,或者卡在树上,或掉在谁家的屋顶上拿不下来。必是要苦苦找寻一番的,甚至想翻过屋顶翻过墙,但终未能实现,往往惆怅许久……

不论春天来得多么早或多么晚,只要天空中飘荡着风筝,只要双眼前凝视于蓝天白云之上摇曳的风筝,就会深切地感到:春天来了!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)



花开迎春

李辉 作